

君子孟泽

许酒

著

上

君子血 上 泽

许酒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子孟泽 / 许酒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00-2324-6

I . ①君… II . ①许…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6580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1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wjy0791@163.com

书 名 君子孟泽
作 者 许 酒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杨 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39
字 数 54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324-6
定 价 5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号: 05-2017-27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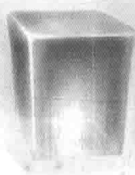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
-
- | | | |
|----|-----------|-------|
| 01 | 星河缭绕，岁月料峭 | / 001 |
| 02 | 大闹凌霄，初见孟泽 | / 026 |
| 03 | 红尘为景，高楼饮酒 | / 044 |
| 04 | 所见所念，所思所现 | / 059 |
| 05 | 发丝纠葛，耳鬓厮磨 | / 075 |
| 06 | 身份明了，咫尺故人 | / 090 |
| 07 | 尹铮命悬，月下求丹 | / 102 |
| 08 | 一半成全，一半怨念 | / 117 |
| 09 | 大战梦魇，玄魄问情 | / 126 |
| 10 | 不念过去，两相欢喜 | / 142 |

- 11 轩辕之国，凌波仙会 / 156
- 12 素安书然，又见南窗 / 170
- 13 八方神仙，同夺玉玦 / 191
- 14 菩提幻象，见君真意 / 209
- 15 天玑有光，可借余否 / 227
- 16 月盘中分，梨花安魂 / 240
- 17 轮回因果，都由命去 / 259
- 18 帝星黯淡，星辰剧变 / 278
- 19 以我之眼，换君清明 / 300

君子
孟
泽



01. 星河缭绕，岁月料峭

三月初一，天帝大人于翰霄宫大摆宴席，专门请我。彼时我在凡间勾栏瓦肆沉溺月余，传信的仙官寻到我的时候，我早已在四五个姑娘的怀里醉得不省人事。

那宴席本是我前些日子亲口应下的，当时来送请帖的也是这个仙官。

帖子上说最近天上星宿移位，银河众星陨落，这两桩大难迫在眉睫，天帝觉得我有办法，邀我商议。如今我在凡间这脂粉堆里日日快活，竟把这事给忘了个干净。

仙官背着瘫软的本神尊匆匆飞到翰霄宫，春光明媚的一路上，难免有神仙过来问我怎么了，这仙官便不厌其烦地给诸位神仙解释：“素书大人在凡间烟花之地被一众姑娘缠身月余，身子疲惫了。”

我本醉得极深，听不清楚周遭的动静，只是这句话一路上被他重复了几十遍，便记住了，以至于到天帝大人跟前，当着百余位神仙的面儿，我“咣当”一磕头，开口竟把实话说出来了：“天帝恕罪，凡间姑娘娉婷妙曼，俊俏可爱，又会伺候人，素书一时激动，沉醉忘归了……”

在我迷离之中，大殿内诸神唏嘘之声便已此起彼伏。

我抬手稳了稳头上的玉冠，却没稳住脑子，只听自己又“咣当”磕了一个头，更加荒唐地道：“天帝大人和诸位神仙若是有兴趣，素书便把往日常去的这几个地方给大家列一列，哈哈哈哈，大家不用

谢！不用谢！”

这话音一落，唏嘘之声更盛，我接连磕了两个头，起身的时候脑袋晃荡，身体一个不稳，几乎仰面栽倒，幸好三殿下长诀来扶我时，顺势往我眉心补了一记清明咒，挽回我三分清醒。他扶我落座时，不忘耳语提醒道：“你看我父君那张脸。”

我一抬头，只见翰霄宫殿内，九龙御座上，天帝大人怒发冲冠，胡须乱颤，目若铜铃，面皮铁青。

我打了一个后知后觉的哆嗦，慌忙跪下，本想求饶，刚一张口却打了一连串酒隔，可能是气味不大好闻，周围的神仙纷纷掩鼻闪躲，与我离得近的那一位甚至将他的食案暗暗拖远了。我趴在地上又赶紧磕了几个头，一不小心磕得有点儿猛，觉得连脑子也跟着震了震。长诀在我身边掩面一叹：“素书，你今日磕头有些太实在了。”

御座上的天帝大人嘴角哆嗦了几下才说：“爱卿……”

我一颗心“吧嗒”颤成好几瓣，他老人家一称呼我“爱卿”则必有大事。

果不其然。

“这半年来，九天银河明辰陨灭，万里苍穹星宿大移，此两项征兆凶恶诡谲，六界怕是要遭一场灭顶大祸。爱卿曾用鱼鳞补过银河星辰，不知这一次可有化劫的妙法？”

本神尊一听“鱼鳞”二字，胃一抽，“哇”的一声吐了。

这一吐酒隔也息了下去，头昏眼花之中觉得背后有人要扶我起来，我以为是长诀，便说了一句“无妨”，抬袖子擦了擦嘴，自己爬了起来，身后那人便没再上前。

“天帝大人，这回的大劫，莫说是鱼鳞，就是把素书剁成鱼肉馅儿，怕也补不回来这银河的星星。”我说。

天帝大人正襟危坐，皱眉道：“这么说，爱卿没有办法？”

“有办法，有办法！”我于头昏眼花之中计上心来，赶忙道。

“哦？有何办法，爱卿请讲！”

我“噌噌”跑到他面前，道：“素书要举荐一位能拯救苍生于水火之中的神仙给天帝大人！”

“哪位神仙？”天帝大人身子前倾，面色激动。

我大笑一声，广袖一扬，抱拳道：“这位能化劫的英雄便是素书的恩师，神界另一位神尊——聂宿大人！”

天帝闻言，那激动的神情微微一卡，眼神惶惶往我身后探去。

本神尊以为天帝在犹豫，于是又“噌噌”上前几步，摩拳擦掌，大义凛然道：“天帝大人这是在犹豫？你尽可放心！聂宿神尊仙法超绝，可手扶星宿使其归位，可跳入银河补救星辰！”

天帝：“这……”

“试问天上地下，人神妖鬼之中哪里还能找得出如聂宿大人这般才华卓然的，花虫鸟兽之中哪里还能找得出如聂宿大人这般英勇神武的？他注定是匡扶天下的能手，注定是济世化劫的功臣！”我头不昏了，眼不花了，越说越带劲儿。

天帝吞吞吐吐：“这大劫凶险，若是聂宿神尊因此丧命，怕是……”

好你个天帝，你爱惜聂宿，怕他丧命，难道就一点儿也不怜惜本神尊？

天帝意识到自己方才说的话有些不对，于是赶紧改了话锋：“寡人担心聂宿神尊仙逝，素书爱卿会难过……”

我扬起长袍，“扑通”跪下，怀着一腔热血，凛然说道：“聂宿大人是素书的恩师，此次若是以身化劫，诸位神仙里怕没有比素书更难受的了。素书心中悲苦难挡，怕要寝食难安，日日泪流。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总要有人牺牲自己甚至大义灭亲！今日为了这芸芸众生，素书愿意贡献出自己的师父，把哀痛留给自己，把安宁留给这天地！望天帝大人成全素书这舍己为人的一颗赤诚之心！”

天帝面皮颤了颤，思索良久，眼神才越过本神尊，冲我身后的那位征求意见：“不知聂宿神尊意下如何？”

我浑身一僵，脑子出现空白，猛然回头，只见聂宿身穿水色长

衫，如花样貌，正微微低头打量着我。我一个激灵，几欲栽倒。

我身后的人倒是不慌不忙，只是离骨折扇霍然一个扇展，激得本神尊又抖了一抖。

他身体笔直，声音清淡：“这星宿移位关乎苍生性命，聂宿自然要身先士卒、死而后已。只是在下还有一个请求，望天帝大人应允。”

天帝道：“爱卿请讲！”

聂宿拿着折扇慢悠悠踱到我面前，手指抚上我的肩膀，对着天帝情真意切地道：“聂宿的这个徒儿向来有情有义，若是聂宿真的一去不归，她便真如方才所说，会寝食难安，日日泪流。若是有谁拦着不让她哭，她的这股哀痛之情怕是无处排遣。所以，待聂宿魂飞魄散之后，请天帝大人安排一个仙官，敦促素书每日一定要哭一哭。”

天帝大人沉吟了一声，问道：“不知聂宿爱卿认为素书哭多久为宜？”

聂宿低头冲我明媚一笑：“在下自然是希望徒儿尽早脱离哀痛，但是以素书这重情义的性情，怕是没个几万年是不能忘怀的。就让素书尽情哭一万年吧，别憋着她。”

此话如五雷轰顶，直轰得本神尊目瞪口呆。

天帝大人一拍御座，答应道：“那好，就一万年。寡人即刻派仙官到素书神尊府上，每天做个记录，每月给寡人汇报。若是她未按时哭，寡人便亲自去敦促一番。”

聂宿谢了恩，掏出绢帕俯身给我擦了擦眼泪，“疼爱”地道：“乖徒儿，日后哭的日子多着呢，怎么现在就忍不住了？”

我竟一时无语。

出了翰霄宫，聂宿跟上我，说今晚他在神尊府设宴请我喝酒。

当着众神的面，我朝他深深作了个揖：“尊师盛情，本不该推却，但是素书近日有些疲乏，改日吧。”

他点头，摆出一副十分体谅我的神情，开口却句句不饶人：“为师本来想同你商议一下那一万年要怎么哭，但你现今瞧着确实挺虚，看

来其他神仙议论的你同凡间女子磨镜情深并非假话。”

我望着他，笑道：“我同凡间姑娘的磨镜之情，哪里比得上尊师对一个死人的情意深刻。”

四方神仙纷纷驻足，面上嘘寒问暖、客套问候，实则贼眉鼠眼，有意无意往我和聂宿这边瞅。

聂宿摇摇扇子，回身望了望翰霄宫的大门，淡然道：“本神尊忽然觉得方才这一万年有些少，痛失尊师这种事情，没个十万八万年的，怕是……”

我心里一“咯噔”，弯腰便拜：“择日不如撞日，今日戌时，尊师在府上等我！”

聂宿得了我的这句话，摇着离骨扇倏然远去，再不停留。

我已经有一万多年不曾去过聂宿的神尊府了。

这一万年，他在府上缅怀旧爱，我去凡间拈花惹草。我们各有爱好，相安无事。只是我醉酒的时候，他难免会从我心里极深、极恨的地方钻出来，令我平白胡言乱语，比如今日在翰霄宫说的那些。

万年前，我三万岁，知道了关于他的许多秘密，悟清了关于自己的许多疑惑，聂宿恼羞成怒，将我赶出神尊府。

我曾是无欲海里的一条弱小银鱼，后来被他救起养在神尊府里，化成仙形之后，外人面前，我唤他“恩师”，他叫我“爱徒”。可于我二人而言，我从未把他当过尊师，他也不拿我当徒儿。

后来，天帝大人将“神尊”这个封号赐给我，从此这四海八荒就有了两位神尊：一位是先天帝大人亲自敕封的聂宿，另一位是现天帝大人亲封的我。天帝大人给我新赐了宅子。新宅子在我强烈的要求下无匾无额。这样叫我舒坦自在，不必时时念着自己是个神尊，不必时时想着鞠躬尽瘁或者身先士卒。

大约有些曲高和寡的意思，我三万岁时得了这神尊之位，同龄的神仙便很少敢与我来往了。后来我孤单了千儿八百年，便日日去凡间脂

粉之地喝酒，直到后来跟年纪相仿却身份尊贵的天帝的三儿子——长诀殿下成了酒肉朋友。

我不止一次地在酒后同长诀讲，要如何如何寻个吉利日子，如何如何巧妙安排精细布局，如何如何兵不血刃杀死聂宿。

可我每次酒后大醉，聂宿总出现在梦里，对我说：“素书，我来接你回去。”

可他从未说过这样的话。

我对聂宿痴恋成痛、爱极生恨这桩事也总是从梦中扯开，留下血淋淋的执念，鲜艳夺目。

长诀曾对我说：“素书，你对聂宿大人的情意能骗过旁人，却终究骗不过自己，仙途漫漫，有数不清的劫难横亘中间，长则可与天地同寿，短则不辨晦朔朝夕，容不得你口是心非。”

去神尊府赴宴的路上，神界三月的夜风将花瓣吹落在脸上，我伸手一摸，掌心尽是料峭。今年的春天，比往年要冷一些。

神尊府里，聂宿早已于湖心亭中摆好酒菜。我抬头望了望天上，新月如钩，在簌簌而落的星辰之中格外明亮。

他在月下笑着招呼我：“酒已备好多时，你怎么才来？”

我客气一笑，望着一桌佳肴，先推托道：“徒儿最近觉得有些体虚，今晚不能饮酒，哈哈，我们吃菜，吃菜……”

“也好，那这坛千年的梨花酿我便自己喝了吧。”他说完便把酒坛往自己怀里捞去。

“尊师府上果真仙气浩荡，吹得素书神清气爽，方才那体虚之感竟瞬时不见了。”我说着，把酒坛往自己这边微不可察地挪了挪。

他眉梢一扬，又从石桌下面捞上来一坛：“你在凡间跟姑娘喝酒的时候都是抱着坛子灌的吧？所以今日我没有备酒盏。”湖水染了浓浓月霜，波光温柔地铺在他脸上，他这个模样，瞧着清朗又模糊，我看着他的脸，听他开口问我，“你可知天帝大人本想牺牲你去拯救银河众

星，所以才设那宴席专门请你？”

我点点头：“知道。”

“你当初为何要应下来？你昨日为何要去赴宴？”他问。

“因为我要举荐你，我要举荐你去殉劫。”

“如果我昨日不曾去那翰霄宫呢？如果我死活不答应殉劫呢？”

他又问。

“我也不知道……你若不答应，兴许我就去做英雄了。”我顿了顿，抬头道，“但是你昨日答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莫不是要反悔？”

他闻言，面色有些寡淡，灌了一口酒，过了良久，才凉凉一笑道：“素书，你想让我死，为何不亲自动手？”

我放下酒坛，趴在桌子上忍不住笑出声：“我怕死啊！杀了你，诸位神仙会要了我的命。”

“所以你……”

我点头：“所以我跟天帝大人推荐了你。”

他笑了笑：“你让我去死的心还真是急切。”

“所以你尽快去让星宿归位，去补银河星辰吧。”我顿了顿，忽然觉得有些伤感——好歹他曾救我出无欲海，也算给了我这条命，如今却……这个想法从脑中一过，我便觉得眼眶一凉一痒，正要抬袖擦一擦，低眸便见聂宿愣愣伸出手指触上我的眼角。

“你这是等不及，便急哭了？”他惶惶道。

我那伤感之情登时卡在嗓子间，不上不下，把我噎得连句像样的话都说不出来。

他敛了寡淡神情，细长的手指从我脸上收了回去，淡淡一笑，星目璀璨：“素书，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性子。我把你从无欲海捞出来带到神尊府的时候，你那细软晶莹的小身子窝在我掌心，模样漂亮，性子也十分乖巧、安静。”

我灌了几口酒，道：“你也知道无欲海溶情解魄，噬鬼啮魂，我

不过是一条弱小银鱼，情魄早已被海水溶解干净，你当时捞出来的是条傻子。我安静、乖巧，都因为我是傻子。况且……”我故意一顿，挑眉问他，“聂宿大人，你真的还记得我当时的样子吗？我这张面皮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你还清楚吗？”

月影掺了湖光铺在他脸上，他微微一僵，是悲喜难辨的模样。

我又仰头灌下半坛酒。这一灌有些猛，抬头的时候觉得周遭事物和眼前的他都迷蒙了几分，我说：“不过都过去了，不记得也没关系了。”

过了良久，聂宿才说：“你现在越发爽朗，这性子倒叫我放心许多。万事不可憋在心里，我过几日便真如你所愿去殉劫，这四万年里你有什么委屈，不妨趁我还活着，趁今晚说给我听。”

我酒醉入心，早已分辨不清楚他温柔的话里有几分是真，有几分是假，只是听到他说“这四万年你有什么委屈，不妨趁我还活着，趁今晚说给我听”时心头一颤。

肚中佳酿绵长的气息渗进肺腑，涌入灵台。不愧是封印了千年的酒，不可察觉之间便把人给醉了六七分。我盯着聂宿看了良久，可直至湖中雾气氤氲漫上，我看他于水雾之中慢慢模糊，也没说出一句话。

他却不准备放过我，修长的手指再次触上我的脸，问我：“素书，你真的希望我去殉劫吗？你真的希望我死吗？”

“聂宿大人，我不是梨花神仙，你又何必在乎我是否希望你死？”酒气涌上，我双眼蒙眬，他在我眼中变成两副模样，一副明媚欢悦似朗朗少年，另一副阴郁诡谲不择手段。

酒气搅得我越来越迷蒙，我低头揉了揉眼睛，忽然觉得腰间一紧，后背撞上一个胸膛。我愣了一愣，聂宿已经抱着我扯过疾风飞出亭外，直奔大殿而去。

这几日我本就接连不断地饮酒，今晚又灌了一坛千年佳酿，下意识觉得自己已醉得不成样子了。奇怪的是被夜风一吹，我忽然觉得醉到极致后陡然清醒，只是场景一个变换，已经变成聂宿端坐在神尊府大殿

上首，我斜躺在他的怀里，枕着他的腿弯处的模样。

有一瞬间，我也辨不清这场景是真是假，我甚至有些怀疑躺在聂宿怀里的那个穿银白裙裾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我。这场景好像有点儿不对，又好像已经演练了千百次一样正常。

“尊师大人，这四万年的事情，你还记得多少？”聂宿怀中的姑娘……不，聂宿怀中的本神尊开口说，“你不记得，我就一桩一桩说给你听，你也要死了，所以我们两个的债，得抓紧时间算一算了。”我望着他冰冷的脸色，笑了笑，道。

“神界九天有无欲海，能溶情解魄，噬鬼啖魂。那些痴情恋念只要落入其中，不消几日，便通通被溶解干净。我本是无欲海里的一条弱小银鱼，食腐草为生，茕茕而游，寿命不过三个月。后来尊师大人你路过，抽出一缕魂系在一截断发上，那断发在那缕魂的指引下涉水将我带上岸，而后落入你的掌心。那缕魂魄在无欲海中无法逃脱，被海水溶解，连累你丢了一缕魂，这一桩，算素书欠你的。”

我往他怀里挪了挪，望见他腰间常挂的那块玉玦。有时候我也有些奇怪，那时情魄明明已经溶解的我，竟然还能将这个场景记得清清楚楚，我甚至记得聂宿穿着水色绸衣，绸衣上印着浅墨色的山川，腰间挂着这块水蓝的玉玦。我甚至记得附在断发上的那缕魂魄，明媚跳脱的气泽冲开忧郁的无欲海水，拂过我细软的鱼鳞，给我支撑和依托。

我抬头看他，三月的夜风穿堂而过，他抿紧的双唇慢慢失了血色。

“尊师大人，一万年前，我被刮鳞片的那日，你可还记得？”

一万年前，我三万岁，在聂宿身旁，是他喜欢的乖巧、懂事的模样。那时恰逢银河星群陨落，陨星殃及八荒，林木被烧枯，四海热浪滚滚，六界生灵涂炭，却没有神仙能想出解决的法子。那场劫难和现今天帝大人说的这场劫难差不多。

我以为，这同我没什么关系，直到聂宿捏着一卷卦书回到府上，神色严肃地递给我时，我才明白这怎么会同我没有关系？我疑惑地展开卦书，只见那上面写着：“九天有鱼，茕茕而游。维眸其明，维身其

银。银河有劫，星落光陨。若银鱼耳，可化星辰。”

我看完哭笑不得。我本是九天无欲海里的一条银鱼，眸子明亮，身有银光，“若银鱼耳，可化星辰”，这卦书言下之意是要用我去补银河的星星？

我觉得太过荒唐，可偏偏聂宿当了真。

“我被术法捆绑，化成银鱼模样囚在吊挂起的玉盘里。许是处得高，我看见九天的无欲海海雾大盛，滚滚的雾水涌上十三天的神尊府。你便从这海雾中走出来，右手握着一枚精致的银刀，我甚至能看到刀身上缠绕的花纹，看到那极薄、极冷的刀。”

我的手指慢慢触上聂宿的脸颊，指尖顺着脸颊缓缓往他的脖颈处滑：“你捏着那枚银刀贴近我的脸，刺骨的冰凉从脸颊刷过，划开皮肉，划断鳞根，鳞片混着血水掉下来。你下手果断又决绝。我眼角的余光落在你执刀的手上，那时候我想啊，你的手指应该会颤，那刀刃应该稳不稳吧。我其实只是想找一个你还心疼我的证据。可是没有，你的手指未曾颤，那刀刃也未曾抖。”

说到此处，我竟有些替他惋惜，手指在他的脖颈上点了点，长叹一声道：“你说你费尽心思，好歹将一条魂魄被溶解了的银鱼养得又肥又美，宰掉她吃了多好，你怎么忍心刮了她的鳞片，这样毁了她？”

“这鱼鳞被你呈交给天帝大人，诸神合力，果真重补了银河的星辰。那新生的星辰再没有陨落。我身上的鱼鳞有这种本事，连我自己都有些震惊。好在，这一劫算是过去了。”至于我化成仙形，浑身是血躺在神尊府里，痛了几天几夜，也无关紧要了。只是自那时起，我见鱼鳞一次，便要吐一次，就算是无意听到这个词，也要连累肺腑生出一阵恶心抽搐。

我看到聂宿身边的离骨折扇，念诀捞在手里，扇子一转，迎着他的面庞展开，烛火摇曳，面庞的阴影落在扇面上。我眯眼瞧着扇面上的影子，笑道：“所以我原本不是现在的样子，是尊师大人你刮了我的鳞片，毁了我的容貌，伤了我的身子。这一桩……且算是为了天下苍生，同你救我那一桩扯平了。”

白骨扇柄上隐约映出我现在的皮相，我合了扇子，扇柄凑近他的脸，道：“你见我容貌尽毁，便打算给我重新雕琢一副相貌，可我那时候怕极了你，身子抽搐，死活不让你靠近。你怕我不听话，打扰你为我雕琢容貌，又怕我不肯乖乖恢复，索性就抽了我一半鱼骨，叫我几个月动弹不得。”我用离骨折扇的扇柄挑起他的下巴，看着他四万年不曾变的眉眼，问道，“尊师啊尊师，用你徒儿的鱼骨做成的这把折扇，你怎能用得这般顺手和安然？”

我身旁端坐着的聂宿神尊面色僵冷，沉默不语。

我重新躺回他的腿弯处，掂着扇子，跷着二郎腿侧脸看他，殿外梨花星星点点，被风吹进来，落在他和我的身上，倒有些凄凉滋味。我把玩着扇子，说道：“这一桩，就当你是怕我被剮鱼鳞以后不好看了，心疼我，赏我一副容貌罢了。素书愚笨，但是想个万儿八千年也能安慰自己。你曾这样替我的容貌着想，那我杀你的时候给你个痛快吧。”

我挑眉望着他：“可这最后一桩，一万年了我也没有想明白。”

越来越多的梨花瓣混着风雪涌进来，身旁的聂宿双眸紧闭，缓缓流下两行泪。这场景妖异诡谲，却叫我心中大快。

我伸手搂住他的脖颈，贴近他的耳郭道：“天帝觉得我献出鱼鳞补了银河星辰有功，设宴亲封我为神尊。宴上，太上老君见我大吃一惊。宴毕，我便套出老君的话。原来，这神尊府上，曾有一株梨花树，为你所种，为你所养，千年成仙，万年成神，得你所赐的名讳——梨容。你同她两情相悦，恩爱缱绻，只是梨容姑娘红颜薄命……你把她藏得完好，除了她临死前夕，老君曾来为她诊病、炼丹见过她几面以外，这天上几乎没有神仙见过她的相貌……可怕的是，老君说那位梨花神仙跟现在的我，一模一样！”

你毁了我原来的样貌，思慕那个梨花神仙，又重新把我雕琢成她的样子。

可是，你喜欢那个梨花神仙跟我这条鱼有什么关系？

“纵然我喜欢你，也不妨碍你喜欢旁人。”我说。

“你把我雕琢成她的模样，就可以骗自己这就是你日日思念的梨容吗？尊师大人，你比素书年长七万岁，你多吃了七万年的神仙饭，难道连这些浅显道理都悟不透吗？”说到这里，我喉中哽了一哽，裙裾一扬，从他怀里飞出来。殿外的梨花混着春雪纷纷扬扬往里吹，这花期仿佛一夜间开始，又一夜间结束。聂宿安安静静听我言语，不声不响不反驳，叫我轻松许多。

我伸手扶稳发上的玉簪，跪在地上，朝殿上的聂宿端端正正地叩首，抬头的时候眼睛出奇地痒，抬手一抹，眼眶里全是泪。

“素书虽然不如其他女神仙那般聪慧，但是这一桩一桩乱七八糟的事压过来，虽然后知后觉，但也会觉得委屈，如今这样做，只是希望自己年少的时候尝过的这些苦，也能让聂宿大人你有个了悟！”我说罢双手伏地，重重磕头，春雪崩溃一般铺天盖地吹进来，殿内梨花铺了一层又一层，大殿之中响起我坚定的一声请求，“望大人成全！”

离骨折扇在我手中化成利剑，剑身受我指引，不偏不倚刺穿他的脖颈。

我冷冷一笑，哪里还有让他成全一说。

殿上的神尊大人早已浑身僵冷，只剩血水顺着一枚精致的银刀从他心窝处往下淌，污了他绸衫上挂着的水蓝玉块，污了身旁那一层梨花花瓣。他面上两行泪未干，可早已神魂俱散，仙逝多时。

这银刀是当年刮我鱼鳞的那一枚。

这离骨折扇是用我的鱼骨所做的。

这位神尊仙逝是我亲自动的手。

大仇已报，我抬手想稳一稳头上的玉冠，却摸下来一支白玉簪子。我猛然低头，只见自己身上是被聂宿的血污红了一半的银白裙装。

终于意识到哪里不对——我为何会穿女装？

一万年前的，我知道了梨花神仙的事后去质问聂宿，他看着我这张同梨容一样的脸，盛怒之下将我赶出神尊府，命我再不能打扮成女子模